

中国明清散文选

清言 四品

阮 忠 编著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清宮

四品

中國服飾史(1911-1949)

中國服飾史(1911-1949)



中國服飾史(1911-1949)

书 香 文 丛

清 言 四 品

阮 忠 编著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1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言四品/阮忠编著. —武汉: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6. 10

(书香文丛/王先需主编)

ISBN 7-81030-486-0

I. 清...

II. 阮...

III. 古典文学-明清散文-中国

IV. I26

责任编辑:徐 方 封面设计:高志勇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珞喻路 39 号, 邮编 430070)

湖北省国营华严农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字数:365 千字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9.80 元

销售热线电话 7867577

“书香文丛”编委会

主 编 王先霏

副主编 谭邦和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先霏 方 军

刘进军 阮 忠

陈建宪 范 军

曹海东 程翔章

谭邦和 戴建业

责任编辑：徐 方
封面设计：高志勇

目
录

“书香文丛”总序..... 王先霁(1)
话说“清言四品”..... (5)

居业录

居业录导读 (13)
居业录 (17)

娑罗馆清言

娑罗馆清言、续娑罗馆清言导读 (139)
娑罗馆清言..... (143)

续娑罗馆清言

续娑罗馆清言..... (209)

菜根潭

菜根潭导读..... (241)
菜根潭..... (245)
 前 集..... (245)
 后 集..... (353)

幽梦影

幽梦影导读..... (423)

幽梦影..... (427)

“书香文丛”总序

王先霈

这一套丛书为什么叫做“书香文丛”，书籍里面哪里有什么香气？

中国的书，从龟甲上、竹简上刻写的，到帛和绢和纸上写印的，外国的书，包括欧洲的羊皮纸书、埃及的纸莎草纸书——世界上已有的各种各样的书，虽然或多或少会带上一点制作原料所有的气味，但放置日久，其气味不免渐淡渐消；就是制成的当初，那气味也并不见得宜人、诱人，谈不上有多么的“香”。人们在话语或者在诗文中涉及“书香”，说的并不是做书的原料给人的嗅觉的感受，多半指的是书的内涵给人的心灵扩散的芬芳。仅就南宋来说，有林景熙的诗句：“风烟万里别离梦，草木一溪文字香。”他又写过：“旧篋题《诗》麝，疏帘读《易》香。”朱熹的诗说：“微月黄昏句里香”；“妙语空传醉墨香”。杨万里的诗句：“故有涪翁句子香”。张元干的诗句：“故国书题冷，新诗齿颊香。”陆游《晚兴》中的“客散茶甘留舌本，睡余书味在胸中”，虽说不会直接点出“香”字，但同他的“焙火微温书画香”一样，道出了书给人的精神陶醉。一个忘情地读书的人，从书中领略到某种新鲜的思绪、特别的体验，获得了某种微妙的感触，进入了某种悠远的意境，他便觉得吟诵起来嘴里是香的，抚摸起来手上是香的，嗅一嗅空气是香的。这些香气不会随着书籍印制岁月

的长久而消失,相反,它历久弥新;经过了时间的消磨,更加清纯、更加醇厚。

当然,不是随便哪本书都带着香气。书有各种各样的,书的气味也有多种。我们这套丛书选择的是经过时光淘洗,流传广远的,能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轮廓的一部分书籍。其中,有儒、道、释诸家的经典,有从古代神话到明清戏曲、笔记、民歌的若干文学作品,有谈诗论画的小品……入选书籍多数全文收录,以尽量不以删节损害其完整。一个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读了这些书,应该是可以对中国文化精神产生初步的直感印象。毛泽东主席曾经向窑工出身的徐海东将军说,“不读《红楼梦》,算不得一个中国人,算不得一个完整的中国人,顶多能算半个中国人。”这可以看作是对所有未能接受系统完备的教育而有志于看书学习的人们的告诫、叮嘱和指点。《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是中国人都应该读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是中国人都应该读的。《西厢记》、《牡丹亭》也是中国人都应该读的。一切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有必要看看这些书。德国的前总理,七个发达国家首脑定期会议的两任发起者之一(另外一位是已故法国总统德斯坦)H. 施密特,在“21 世纪的中国”国际讨论会上作的主题发言中,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认为,没有读过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书而企图对俄国人进忠言,不了解中国五千年文化背景而企图对中国人进行说教,都不但可笑,并且无益。在发言的末尾,他再强调,“想对我们自己,对年轻人,对各民族和各个国家说一下”:基督教徒必须努力理解儒教,对儒教表示出尊敬;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中国人也应该对其他民族的文化遗产努力理解,应该充分尊重。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力的增强,世界上的中国学也获得迅速的发展,不少外国人迫切要求了解、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难道中国人自己倒可以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懵然无知或知之甚少吗!期望每个人都系统地深入地把握传统文化,是不现实的。选读有代表性的典籍,在

智慧的启悟、审美的愉悦中，提高修养，增进知识，对自己民族之魂、民族之根有更切近的体认——我们编撰“书香文丛”正是为着这一目标提供服务的。所以，本丛书并不是一套有严密结构的课本，而是十分注意把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的业余读物，它只期望引起和加强读者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兴趣，起到举一反三的示例作用。

汉语里的“书香”主要不是指这本那本具体的书而言，那个“香”字主要不是用来形容书本身，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形容读书使人具备的优雅气质。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简洁地说明了读书与人的风度的关系，这是一个长期的自然而然的熏陶浸染过程。过去人常以出身“书香门第”为荣，书香门第的本意是读书形成风气、形成传统的家族；世代读书，文化的品级应该是高于他人的。清代梁章钜的《退庵随笔》说，“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同是清代的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从另外一个角度立论，告诉人们，“学者苟能立品以端其本，复济以经史，即字里行间，纵横跌宕，盎然有书卷气。”他们的这类话，都只是从一个固定的角度看问题，并不全面。读书并不能保证使人高尚、俊逸；读书人，读书很多的人，而粗俗，而无耻，也非罕见。《儒林外史》就生动地描绘了一批可鄙可悲的儒生。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读书毕竟还是比不读书要好。读书，读好书，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读好书，毕竟能够使一个人的视野开阔，能够促进人独立的思考，能够提炼、升华人的情操。一个人，读书与不读书，爱好读书与讨厌读书，毕竟还是有雅俗之分、文野之分、深浅之分、高下之分。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读书风气盛衰，也是衡量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书声琅琅，是健康、蓬勃、兴旺的气象；打牌声、划拳声沸沸扬扬，是病态、萎缩、衰歇的征兆。文化建设是一项伟大而艰难的工程。我们不是只要培育一个或一批书香门第，而是要让 960 万平方公里处处书香飘逸。我们不仅要在 GNP 上赶上发达国家

(据施密特预测,我国 GNP 绝对值在 21 世纪初将超过日本,而人均值水平的提高则须更长得多的时间),也还应关心在图书的人均占有量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宏伟的目标的实现,要从一步一步踏实的工作做起。《书香文丛》能否被读者接受,能否为读者喜欢,能否对读者有益,我们等待实践的回答,准备着不断改进,把这件事情坚持做下去。希望在下一个世纪,我们不但继续在经济上翻番,而且在文化上进步,书香更浓更浓。

这套丛书的创意是由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同志提出的,具体的设计以及组稿、统稿,则由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谭邦和同志承担。现在,多数书稿已经完工,即将发排,他们命我写几句话放在前面,向读者介绍编撰的目的。我很高兴地写了如上的话,并预祝这套丛书取得成功。

1996 年 7 月 7 日

于武昌桂子山

话说“清言四品”

“清言”一说，如要追溯起来，实不是屠隆的《娑罗馆清言》肇端，东晋陶渊明在《扇上画赞》中称赞东汉郑敬说，“郑叟不合，垂钓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这个郑敬别人要他做官，他不肯做，隐居起来研究学问。他的朋友邓敬做了督邮，专门去看望他，他在大湖边钓鱼。于是两人折了几片荷叶垫坐，在湖畔的林子下饮酒畅怀，也就是“清言”。不过，以“清言”为书名，最早的大概是屠隆。

“清言”义同“清谈”，却不是指随随便便的谈吐。《世说新语·文学》一再提到“清言”：

（王导）语殷（浩）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

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过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

殷中军（浩）尝至刘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

从这里来看，“清言”是说理之言，冠以“清”，含有高雅的意味，因此，“清言”常常被人视为高雅之言。

不是高雅的说理之言都可以被称为“清言”，清言有它特定的形式，从作家来说，它决不是精心构思的宏篇巨制，不必搜枯索肠，弄得心力劳瘁，而是随感顿悟，信手所记的居多，读起来，有清心正气之效。从清言来说，篇幅短小，一句或数句都可成文，没有严格的

形式要求。或散文式,或骈偶化,也没有专门的规定,因此,清言往往被人们称为随笔式的小品文,甚至可以说是小品中的小品。

清言偏于理,说事而不叙事,事理相映,由事析理。如果要梳理一下它的发展脉络,最早、最成熟的清言是《老子》(又称《道德经》)。《老子》是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相传为李耳即老聃所著。全书五千言,或说天地自然,或说社会人生,则则都是格言警句,寓意深刻。是故,老子被后人奉为道家以致道教之祖,尚清谈的魏晋人就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他们对老子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是老子之论符合清谈者清谈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疏远世事,清心地坐而论道。当然,魏晋的清谈风习远不限于《老子》,像《庄子》、佛理都是他们很好的谈资。

这里应该提到儒学经典《论语》,它记载了孔子许多精妙的言论,千百年来被人们奉为人生行为的准则,但在形式上是语录体而不是纯正的格言体,记言也记人、记事,像孔子的形象活现于其间。它对于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思想上,其次才是语言形式。

《老子》、《论语》之后,西汉的扬雄仿《论语》而作《法言》,其实省去了记人、记事,专门记言论理;南朝宋代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略于记言,多在记人、记事,因后者的分量很重,被后人称为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搜神记》同享佳誉。

不过,《世说新语》的影响远在小说之外,它让人们看到了魏晋人的风度,在不同的领域开了清谈、品评的风气,诗人、诗词评说层出,如《诗品》、《六一诗话》、《沧浪诗话》、《白雨斋词话》、《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社会风物、轶闻轶事笔记纷涌,如《北窗琐言》、《东坡志林》、《石林燕语》、《齐东野语》。它们大多以某人、某事、某诗、某词为评说对象,在评说中表现自我的见识,而不是直截了当地表现自我的所思、所想,巧妙地向人展示自我的心灵世界。它们中有的内容或许可以归为清言,但在总体上很难被视为专门的清言著作。

清言的高产季节是明、清两代，人们往往从魏晋清谈风气盛行的社会背景得到参照。那时候，司马氏专权，社会黑暗，文人学士想为社会所用，又怕为社会所用，选择了清谈的道路，既可以避祸全身，又可以炫耀才学，获得一种特殊的心理平衡。明、清的社会特征自然不同于魏晋，社会专制中的文化专制，使文人的头上高悬了一把“文字狱”之剑，文字可以杀人。明太祖朱元璋有参加红巾军、做和尚的经历，忌讳说“贼”，说“僧”，连带的还有不能说“生”和“则”。洪武三年，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上表祝贺《大明日历》修成，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话，朱元璋看了大怒——“腐儒乃如是海朕耶？‘生’者，僧也，以我从释氏也；‘光’则摩顶之谓矣；‘则’字近贼。罪坐不敬。”徐一夔就这样被杀。而在他以前，因上表中有“则”“生”字样被杀的已有数人。不单如此，因诗文得祸的也不少，明初的著名文人高启就是因诗文被朱元璋腰斩的。这种风气在明代有两个高潮，一是开国之初，二是嘉靖、万历年间，真够让文人们战战兢兢的。清代并不好些，清初顺治年间的僧人函可案、康熙年间的庄氏《明史》大案等等，许多文人因为无意触犯了皇帝的忌讳而祸从天降。

另一方面，明代文人从明初就定于一尊的程朱理学中，萌生的是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这也难怪，程朱理学所重的存天理、灭人欲，要人修养自我的心性，居敬穷理，使人与天理合一，成为所谓的圣人。但它对人的禁锢太严，防止人多情多欲，必然把人驱进矫情饰欲的圈子。于是，有人奋起反对，李贽就提出“童心”说：“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稍晚于他的袁宏道则力主“性灵”，“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袁宏道虽是从文学创作来说的，也可看出他对于自我表现的渴求。清人因朝代前后更迭，自然受了明人的影响。

在上述的情形之下,明清时的一些文人走的是空谈心性的道路,有的人在程朱理学中寄托心性,有的人在佛道中寄托心性,有的人在自然野趣中寄托心性,他们都需要有外在的表现形式,清言就成了最好的选择。把心性形于言,让人见其真心、真性,对他们自身有利有弊,他们是要求利逃弊的,办法是有的,所言涉及社会政治的,往往过着隐居山林的生活,写了《居业录》的胡居仁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一辈子没有做官,身在江湖却心存魏阙,发了不少社会政治方面的议论。不隐居的,所言往往是禅道、自然,言及社会生活,也多是劝人平和、忍让、行善,决不制造矛盾、激化矛盾。即使有不平,有牢骚,稍露即止,或委婉曲折,磨灭了本来就很脆弱的锐气。

清言之作,为随机的笔记之文,有感而发,按理可以秘而不宣,但这些作者显然是要写给人看的,一是要以自己认定的道理——不论是哪一家学说以及生发的思想示人,让人们来接受自己,所以说起理来,总在教训人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在这里,他们以自己认定的理为真理,唯恐人们不信,不服,有时不免以过激的言词吓人,如屠隆说:“二八佳人,翠眉蝉鬓,销魂也,白骨生涯。”洪自诚说:“居逆境中,周身皆针砭药石,砥节励行而不觉。处顺境内,满前尽兵刃戈矛,销膏糜骨而不知。”有时甚至用佛道虚幻的东西诲人。二是要人们看一看他们的文才,因此,有许多清言讲究语言形式的曲雅工丽,文之美妙,音之铿锵诱人。如屠隆的“道上红尘,江中白浪,饶他南面百城。花间明月,松下凉风,输我北窗一枕”;张潮的“风流自赏,只容花鸟趋陪;真率谁知,合受烟霞供养”。读来,语言本身真能给人一种审美享受。

明、清两代清言繁多,本书选择了明代胡居仁的《居业录》、屠隆的《娑罗馆清言》、《续娑罗馆清言》、洪自诚的《菜根谭》,清代张潮的《幽梦影》,主要考虑不同的思想倾向,像《居业录》受二程(程颢、程颐)、朱熹的影响很深,《菜根谭》受佛教的影响很深,这样就

可以看到清言的不同面貌。在这几本书中,有一些有益的人生格言警句,也有一些思想糟粕,读者要善于识别提炼,取其精华。

本书各有所本,除《居业录》因篇幅太长为选本外,其它均为全本。为方便一般读者阅读和理解,对所选文字多数给出了简要的注释和点评,也有的从略。在注释、点评时,有的参考了今人的研究成果,在此谨致谢意。

